

天涯行

黄道伟

远在天涯近眼前，茫茫大海一峡牵。东坡不觉当年苦，无限风光来海天。且看蓝海珊瑚美，醉得火山睡万年。石山之石可攻玉，美丽宝岛续新篇。

画一轮月亮

外一首

国良 燕青

夕阳西下  
是我最欢喜的时候  
太阳换了礼服  
去美丽的东海岸赴约  
去纽瓦克唤醒我熟睡的女儿  
每逢佳节  
是思念泛滥的时候  
亲朋的每一声问候  
都被悉心整理  
一起打包  
发送给彼岸的女儿  
今年仲秋，听说  
学校超市没有月饼，没有香柚  
别着急，宝贝  
爸爸拿起画笔，为你  
画一盘月饼，一湾荷塘  
再画一个故乡  
小桥，流水，村庄  
依着圆月的月亮

香山望月

海上生明月  
生出了天涯共此时  
生出了海角到永远  
香山伴明月  
充盈了月光的怜爱  
浓郁了遥夜的相思

这一天一地的月光  
抚不住莫名的思念  
虽有愁情满怀  
却不知相思为谁  
谁在你的天涯海角  
谁让你缠绵缱绻  
谁让你牵肠挂肚

望月相思  
不是月亮惹的祸  
不是古诗的诱惑  
谁在同城和你比邻  
谁在天涯同你望月  
谁在隔海与你相望

九龄望月生情  
是思念他乡的故友  
还是远在天涯的亲人  
抑或独上高楼赋新诗  
孤独了怀远的自己  
月亮传情自古今  
婵娟落寞在多情

围坐在香山脚下  
圆泉如月，亲情似酒  
披着这如玉如丝的月光  
不忍高声笑语  
何堪盈手相赠  
生怕这粗俗与喧哗  
扰了隔海来的讯息

乡村睡了

村后的田垄  
秋风在徐徐漫步  
稻穗  
把起伏的心事催远  
谷熟的芳香  
在夕阳下，散成缕缕炊烟  
池塘边的旧屋  
风过芭蕉和着鸟鸣  
忘了天边的童话  
夜色深眠  
春的妩媚夏的刚烈  
已不流转，乡村守夜的  
是一扇扇紧闭的木门  
一条条小径沉默着  
夜里的花开声飘然而至  
广场舞音乐  
伴着无端的大吠  
把乡村的夜撕开一道口子  
星星终于看见了  
那些梦里梦外的渴望

椰下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

月照小城

王卓森

海岛的天空上，月盘越来越满。月亮升上来，晃晃照九州，又是一年中秋节临近。节日的欢喜在家乡那座人口不过十万的小县城里不断涨溢，渐渐凝结成了一桩必须重视的事，那种等待节日的心情，从县城友人最近的电话里频频传来。对于我这样在另外一个地方谋食奔波的人，似乎这个节日不只是隔着一座城池，距离着一段八十几里程的高速公路，遥听着高铁机车半个小时的呼啸，也不是无感多于期待，而是友人如此的兴奋和幸福，让我恍然置身于时间的边缘，觉得这个月光下最美的节日越来越疏离我。倒是友人的几句话，说得我温暖许多：回来过中秋节吧，这里的月饼是热的，封着油纸都能烫到手。这时节，那座小县城里，本地出货的月饼一定摆满了街道两边，每个饼面上一定扣着自制的图案和名号，当然，月饼的油香也会轻易穿过小城里还很稀薄的汽车尾气飘荡开来。有一家月饼，友人每年都给我送几筒，是真可口，但包装简朴得像乡下的村景，不着一丝时尚。好在小县城月饼的味道里，掩藏着小县城中秋节的片片月光。

家乡的小县城里，有一条穿流而过的河流，清亮的河水终日反射着两岸，楼房和树木因此沾满了水汽。中秋之夜，河上有明月的投影，波光粼粼，河堤上人影绰绰，河边赏月，满怀清欢，这样的夜色，是可以成为许多县城人永远不会生锈的记忆的。我大部分读书的时间就在县城，曾经熟悉的街道和小巷，还有城中村和城边村，现在都已经改变了容颜，甚至那些明显的地理标志也已经湮灭，但我依然记得它们当初的位置，难以忘掉那时候看到的一些趣事。县城的当年有一条衙门街，沿着南北流向的河流一条线铺开，街面上铺着青石板，大致有一里半长，一直逶迤到河畔的古石桥，古石桥的石栏板上，常常有三三两两的老人躺在上面摇蒲葵扇，或趁着黄昏吹河风。街道两边是一排排的房子，里面除了税务、工商等公家办公的场所，就是开烧饼店的，开剃头发店的，开各色货物店和小吃店的，地上还临时有阉小猪的和要功夫卖药丸的摊子，总是围着一圈人。每天日

岁月山河

落之前，整条衙门街都处在一种繁杂喧嚣的亢奋中。就在这座小县城里，读小学时的某一年，我第一次在城里过了中秋节。当时，受到家居县城的一个要好的同班同学邀请，让我不要回乡下村里，到他家和他一起过中秋节，我跟父母说了，父母也同意，我父亲还给他家送来十几斤我们家自产的糯米，父亲离开时，同学的妈妈赶出来，往我父亲的单车头挂了一袋子东西，我知道那是几筒月饼。那一年的中秋节，我和弟弟终于吃到了“春临”月饼，全拜同学的那份情谊所赐。那天晚饭，同学家杀了一只番鸭，煮了一锅鸭油糯米饭，我和他全家人一起吃了一顿城里人的中秋节夜饭。记得她妈不停地给我碗里夹鸭肉，那只番鸭的肉味好像很特别，至今还残留在我的味蕾记忆中。同学妈妈的温良，那种说话的语气，让我这个乡下少年觉得她的这份好是只属于她的，是不可复制的。晚饭后，我和同学吃过他们家的月饼，就来到河岸上的衙门街溜达，但见不少童孩手上拿着月饼，提着大人给他们扎的灯笼，打闹着从我们身边跑过，月下的身影一团团地移动在街巷间。白天菜市场上的鱼腥味还没有散去，对面的戏台上站着一个大家声声恭敬地叫着“五爹”的中年人，他嘴上留着两撇稀稀的胡子，喊一声胡子就颤一下。他在教人们练要上第二十号人，皆从各街巷住了几代人的屋宅里出来，是这座小县城真正的“市仔”，说话、举止、思维都流露着一派小城独有的市井气和小商业文化。他们隔开着站马步，光着上身，湿汗被十五的月光映照，好像涂了



《海南写生》（国画）

陈新华 作

随心而望

感悟小集

志叶勇

还是在年少的时候，我常坐在书桌前看书学习。书房简陋狭小，木质结构，木板上糊满了印有大大小小方块汉字的报纸，泛着时光发黄的光芒。我坐在木质结构的书桌前，纵览古今，遨游世界，疲惫而又惬意。

往往是在有所心得的时候，我抬起头，靠在椅背上，望向窗外。远方是静静铺开的田野，有时青苗郁郁，有时稻穗起伏。再远处，群山巍峨，阳光灿烂。我向窗外眺望的时候，大多会收获好心情，闲适的大自然宽厚地敞开胸怀，包容着我一切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数不清的眺望中，我也体会到了大自然的盛怒与哀愁。南山顶上乌云骤起，狂风挟万钧雷霆，一路呼啸而来，奔腾的山雨铺天盖地，声震山村。我的视线就缩回到了小小的庭院里，看院中雨骤风狂，嗅到泥土清新的气息。

窗外的庭院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院墙粗糙斑驳，不时爬满了丝瓜藤，开满了黄黄的小花，缀着细长的丝瓜，在清风阳光里轻轻摇曳。院门边立着一棵青青的桂树，永远蓬着伞状的树冠，伸展着青枝绿叶。在秋天的时候，灿烂起星星点

点的光芒，让那洁白的花朵飘逸着清芬的香气，渗进青砖黛瓦，沁入我的心脾。我在窗前，往往会看到前方院墙边的花池，用石头与青砖堆成，呈长方形。花池里美人蕉伫立无语，旁边一株梅树冷冷而立。倒是在夏天，花池里立起排排辣椒，或青或红，把花池渲染得红红火火，风生水起。花池边上，摆放着三五只花盆，无一例外都是不起眼的太阳花，七色花朵在阳光下摇曳生姿，不惧烈日，不羨清风。

窗外的世界就这样单调而又丰富，就像我少年的心事，日日重复，日日摇曳出不同的风景。一晃，我就走出了那扇窗，来到纷繁的世界中。

那时，我常常是坐在一扇更大

一层灰油，比划声此起彼伏，孔武而豪迈地渗入了中秋的夜风中。旁边看稀奇的妇女们一边咬着月饼，一边说笑。她们早早就抬来了一大桶开水和一张木桌子，摆上各家带来的月饼，只等“五爹”师傅和练功的人收场后享用。从解放路连接衙门街的一条横路往西走到百来米处，便是全县最大的电影院。电影院里正放映一部彩色故事新片，玻璃橱窗里张贴着一张新电影的海报，电影角色的面孔画得很有张力，一眼就能看出好人和坏人。正好是中秋佳节，加场是必然的，大门前自然是人头攒动，售票窗口挤满了人，有人为了一张票互相推搡，被治安巡逻队的人及时制止了。更有大人在人堆里双手高高举起一个小孩，小孩的小手里抓着票子往窗口内递，不一会，小孩的小手里就抓回了几张电影票。我记得，有一个人戴着一副眼镜，面容几乎是凝固的一幅表情，隐坐于一个货摊后，这个货摊就摆在拥挤的电影院大门前，卖着香烟、汽水、烧饼和甘蔗，生意很好，他削甘蔗的动作利索而有声势，让人不敢靠近。那天晚上，我和同学各买一根甘蔗，啃着离开了电影院，往夜渐深了的小城深处走，吹着口哨徜徉着回同学小巷中的家。抬头望月，月在头上，月也在小县城上。这人间的片刻温馨和幸福，估计高高在上的嫦娥也会羡慕嫉妒吧，但她不该有妒，而该感知万家灯火之中，有多少人在月下说话，有多少人在月下相思，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在月下悄然做着艰难的城市梦。我躺在同学家隔层间坚硬的木地板上，从小窗里向外望着星光微弱的旷远的夜空，饱满的中秋之月仿佛也在望着我，但它绝对不知道一个乡下少年此时心里想着什么。

多年以后，那一年在小县城里过的中秋节，那一幕幕不再有的“奢华”，让我时有怀念。今天，亿万年的那颗月亮依然清照着小县城，我披着月光归来小城，已经不是少年，当年的小学同学也已经家业兴起，儿女长成。那天晚上一起吃过的番鸭和月饼，一起看过的街景、人群和夜色，同学也许已经淡忘，或者已经不需记起，但我是无法忘记的，尤其是他妈妈那份待人的温良，那份月光一样皎洁的好。

古榕风景

徐海鹰

那棵古榕，远看是一片树林，近看却是一棵树。

古榕长在定安岭口镇章塘村委会后岭村。那天天气很好，穿过一个个用火山岩石垒成民居的老村庄，就到了。这是个沉静的小山村，却因有了那片风景被世界关注。小山村挨着连绵不断的英雄山——母瑞山，这里也曾经是琼崖纵队活动过的地方。我站在恬静的小村口制高点，只见群山逶迤，槟榔树高耸，山花绽放，让我有了浓浓的乡思。

小村沸腾了，因为那一片风景而吸引着世界的脚步。这里生长着一株极大的榕树，奇特得让人窒息。这株榕树长在后岭村口山坡上，占地8.6亩，遮天蔽日，据说树龄已逾700多年，定安县及县衙落成时第一任县令王献之所移栽，古榕虽经历数百年风霜，老树蜕变为新树，傲立挺拔，苍翠蓬勃。

这是一棵怎样的古榕树啊，这棵榕树依山势而长，从坡底顽强地向坡顶散漫开来，古榕包裹了日月精华，生长从不迟疑过，枝繁叶茂，树干粗壮，虬盘节错，树冠如一把巨伞，把整个山坡盖得严严实密，即使烈日当空，树底下仍感到一股股清凉在流动。榕树有主根，其余为树干，一条条如钢筋般的气根从高空下垂直钻地下，密密麻麻的气根像瀑布般壮观，奇怪的是，气根没有一条是相互交缠的，也没有歪着长的，你长你的，我长我的，却又相互汲取营养生长，每条气根直贯地顶，顶天立地，干干净净。古榕很苍老了，主根因经历数百年，变得腐烂空心，新的气根则从原树上垂直下来，扎根原主根的土壤里，枯木逢春之后，更加葱绿盎然。据统计，从老榕树伸出并垂入土中的气根就有287根，形态各异，整株古榕枝连枝、根连根，独木成林蔚为

人在旅途

赵海波

我的邻座是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头上戴着一顶格子鸭舌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墨镜，装扮时尚，气质脱俗。我刚落座，她摘下墨镜，冲着我嫣然一笑，我也对她报以礼节性的微笑。两天前我去旅行社报名，进门时，她从里面出来，门口偏窄，我们打个照面，彼此都有些印象。她叫常虹，来自苏州，和我一样也是一个人报名参加团，挑选的景点也是天池和吐鲁番。

五月的塞北乍暖还寒，早上气温低，常虹用一条厚毛巾垫在座位上。大巴启动后，有股风从玻璃窗的缝隙钻进来，冷飕飕的，她打个寒战，收紧身上的羽绒服，说能不能帮她把窗关好，我起身关紧车窗，她说谢谢。常虹天生一副笑脸，脸上总是挂着一丝笑意，花枝绽放的笑脸亲和力强，容易与周围人打成一片。常虹健谈，话至节点，眉飞色舞，像个涉世未深的女孩，用小手轻拍我手背或手臂，提醒注意，我如果没有做出反应，她会瞪起大眼睛，好像在问，你听清楚了吗？一路上，我们不停地说着，至于说些什么已然忘却，只记得她清脆爽朗的笑声和明亮透彻的气息。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我和常虹已成朋友。

人们出去旅游都喜欢拍照，尤其是女性，常虹则不然，除非是特色景点，否则不轻易留影。其实，旅游的意义不是拍张照，证明自己到此一游，而是要找到自己内在在最美的东西，外在风景，实为自己某种心境。偌大的天池景区，常虹只拍一张照片。行至石门，眼前石壁巍峨天巧奇绝，两壁夹峙一线中通，她站在石门前，我给她拍照，身后“石门”大开，有兴重来”八个大字清晰可见。伫立池边翘首南望，雄奇的博格达峰白雪皑皑琼树银花，宛如一个童话世界，常虹若有所思，说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机会抵达彼岸。

次日去吐鲁番。信步在绿意葱葱景物天成的葡萄架下，清风拂面凉意袭人，常虹将羽绒服穿上。她说，来葡萄沟不买点葡萄干，这趟算白来了。在一家农舍门前，她对一筐葡萄产生

壮观。

村前也是古树参天，这里四季常绿，季季有花，不远处有水塘畦田和田间小溪。村人早已平整出一块平坦的地作为停车场，铺上仿古青砖，古色古香，村子里到处丢弃着布满大小孔洞的火山岩石，村人就地取材，用火山岩石把自家的房屋田地围起来，全村便到处可见火山岩石围墙，千回百转。在榕树的路边，有人用心地把长长的一条路用火山岩石堆成半堵围墙，排列整齐，石墙从停车广场一直延到榕树底下，石缝里不经意间冒出些许小花来，五彩缤纷的，乡村的浪漫韵味瞬间流动起来。不少游人坐在火山岩石凳上小憩谈笑风生。树底下有不少村民正在纳凉、聊天，还有人经营着当地自产的水果，无论怎么看，这里就是一幅生动纯朴的乡野画，清丽悠远。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农村视榕树为吉祥之神树，是灵性之树，一般村在村口或村外，福泽庇佑着村庄的平安幸福，榕树繁茂则村庄兴旺，人们对榕树是无比的敬重和呵护。后岭村百姓把榕树主根用火山岩围护着，足见村人对榕树的爱。这棵榕树历经数百年，依然越长越旺盛，枝叶开枝，象征着这里的先民与无数的子孙枝繁叶茂，村人在此树下建造庙宇，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祈求平安的福祉。

我抚摸着粗糙的树干，感受着榕树的沧桑，也聆听当地老人讲述榕树下的故事。后岭村是琼崖革命的活动点，1932年7月，国民党陈汉光率部到琼“围剿”，反“围剿”失败后，琼崖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冯白驹带领母瑞山红军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红军战士曾在榕树下面驻扎、休养、开会，村里人冒死为红军送过粮送过盐，勇敢地掩护被敌人围追的红军战士。山不藏人藏人，在这里，革命播下的种子，犹如榕树落地生根，顽强并且坚定不移。

我拾级而上，漫步山顶，抬头凝望这棵静穆的古老大榕树，感受着它的千年魂魄和巨大能量，树叶婆娑作响，我仿佛听到历史的回声，万物永远不会停止生长，历史前进的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了兴趣，后来我才知道，除了那筐葡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卖葡萄的是一位稚气未干满脸蒙尘的小女孩，常虹想帮她。

来到火焰山，初夏无风，天地间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水蒸气在空中缓缓移动，慢慢融入高远无色的云朵。站在赭红色山体前，常虹模仿私塾先生，摇头摆脑朗诵：“西方路上有个斯哈哩国，乃日落之处，俗呼天尽头，这里有座火焰山，无春无秋，四季皆热。那火焰山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围寸草不生……”读过《西游记》的都知道，这是描写火焰山的文字。

返回北疆，车至天山峡谷，突然刮起大风，导游叫大家坐好，然后站在门口，用力拽着门把。如果大风冲开车门，中巴有翻车之虞，气氛骤然紧张。常虹却出奇地镇静，她依旧若无其事地哼着小曲，好像这场突如其来的险情与之无关。车过天山，我夸她临危不惧。她说，惧有何用？

晚八点回到乌市，我们在下车点附近的一家饭店吃饭，点了烤羊腿大盘鸡薄皮包子，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席间，电视正在播放一位神经外科医生的抗癌故事。年轻的保罗卡拉尼什博士身患绝症，但他没有被病痛击垮，没有扔掉心爱的手术刀，去世后还留下一本传记《当呼吸变成空气》。常虹颇有感触，说人是凡夫俗子，生病是种常态，与疾病相处是项技艺。她表情凝重，眼里闪着泪花，和白天所见判若两人。回到酒店，临别，她似乎有话相告，却欲言又止，最后说的都是些感谢之类的话，语气夹带着些许惆怅。

回单位上班，时常收到常虹的微信，多为问候语，没有实质性内容。通过几次电话，她还是那么爱笑，电话里总能听到她的笑声。几个月后，常虹似乎人间蒸发了，微信联系不上，手机也打不通。某个晚上，我正在翻看旧相片，接到一个来自苏州的电话，乍看以为是常虹换了手机号，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声，自称常虹表弟。通话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对方几次泣不成声，我仿佛看到他黯然神伤的样子。原来，我遇见常虹时，她已身患绝症，生命进入倒计时。常虹没有按部就班住院治疗，而是将积蓄一分为二，一部分留给母亲，另一部分用来旅游。

人在旅途，风云变幻莫测，有风和日丽，也有黑云压城。身为女子，却能以“莫听穿林打叶声”的超然心境笑看人生风雨，即使疾病缠身，也要充满激情度过每一天。常虹的豁达从容，令人感动，铭记于心。